

竹葉亭雜記

1887/12/12

點校說明

竹葉亭雜記作者姚元之，生於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卒於一八五二年（咸豐二年），字伯昂，號鵬青，又號竹葉亭生，晚號五不翁，安徽桐城人。其行蹟除清史列傳、清史稿本傳有較詳細的記載外，國朝書人輯略、國朝書畫家筆錄、清畫家詩史等書也有著錄。

姚元之一生博覽羣書，善爲文章，能詩會畫，工於書法。遺憾的是，這樣一位多才多藝的文人，生前卻毫無撰述。竹葉亭雜記是他身後四十多年，由其後人根據遺稿編輯校定，才得以刊行於世的。

這部不足十萬字的筆記，和我們通常見到的清人筆記一樣，內容上具有雜而博的特點。全書分爲八卷。卷一、卷二主要記述當朝掌故、禮儀制度。從中我們可以窺見科舉考試的場面、宦海仕途的風雲。不少地方觸及到了當時社會在政治、經濟、軍事諸方面面臨的問題，如鹽政混亂，弊端百出；兵制鬆弛，軍隊腐朽；民生凋零，反抗四起，等等。尤其對於吏治的敗壞，更有所披露。彈劾鄭源璫的奏章列舉大員在上如何賣官鬻爵，巧取豪奪，小吏在下又如何橫行鄉里，魚肉百姓，至使民間流傳「被盜經官重被盜」這樣的諺語。尹壯圖關於整飭吏治的奏摺中，

驚呼「吏治實爲心腹之患」。吏治的腐敗，作者認爲已經到了「官逼民反」的地步。這些揭露雖然出於對清王朝的愛護，但畢竟在客觀上暴露了封建政權軀體上的癰疽，表明嘉、道年間，清王朝已從興盛走向衰落。卷三記載各地的風光物產、人情習俗、奇聞趣事及同國外的交通往來。其中不乏清新小品，如登華山一則便是一篇翔實生動的游記。卷四談石刻印章、古籍文物，卷五、卷六記官僚文人、同鄉親友的行蹟故事，卷七爲讀書劄記、考辨雜纂，卷八說花草木石、魚蟲走獸。這些記載，從各個不同的側面反映了清中期的社會風貌，可供治史者撷拾。

竹葉亭雜記內容比較豐富，與作者的經歷有密切的關係。姚元之嘉慶十年（一八〇五）中進士，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年邁離官。在將近四十年的時間裏，先後在翰林院、南書房、內閣、詹事府、禮部、兵部、刑部、戶部、都察院等部門任職，多次充當鄉試、會試的主考官和朝考的閱卷大臣，並做過河南、浙江兩地的學政。所以，作者非常熟悉當時的官場生涯、科舉制度。他參加過高宗實錄、仁宗實錄、大清一統志、國史等官書的編撰，有較多的機會接觸到宮廷內幕、歷史掌故。竹葉亭雜記裏的不少記載，正是作者這種經歷的寫實。這無疑提高了本書作爲歷史資料的價值。

這次點校，以姚元之從孫姚穀編定的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刊本爲底本。點校工作中肯定會有不少疏忽錯誤之處，至盼讀者隨時指正。

點校者

先伯祖閣學公博極羣書而無撰述。官京朝數十年，每就見聞所及，成竹葉亭雜記十萬餘言。一時士大夫相與傳錄，福州梁茵林中丞採入歸田瑣記尤多。咸豐壬子，公捐賓客，圖書散佚，手澤僅存。先君珍藏篋衍，欲付刊傳世，聞關兵事，卒未暇爲。長沙周自庵侍郎取錄副本，謀代梓，亦因循未就也。穀以蠹官供差畿南，公餘多暇，乃發舊藏編校。凡國家掌故、四方風俗、前賢遺事，下及物理小識，各以類次，共成八卷。歸田瑣記採擇多屬因果，不關事實，不復更載。仲弟虞卿時權京邑，遂捐俸付諸手民，用成先志。經始於癸巳四月，四閱月竣工。原鈔間有脫誤，謹從闕疑云。從孫穀謹識。

竹葉亭雜記目次

卷一		(一)
五十一則		
卷二		(二)
四十五則		
卷三		(六)
五十六則		
卷四		(九)
十八則		
卷五		(一〇)
四十三則		
卷六		(一三)
十九則		

卷七		(一四三)
----	-------	-------

三十九則

卷八		(一五九)
----	-------	-------

四十一則

竹葉亭雜記卷一

聖祖仁皇帝之登極也，甫八齡。其時大臣鰲拜當國，勢鉞甚張，且以帝幼，肆行無忌。帝在內，日選小內監強有力者，令之習布庫以爲戲，布庫，國語也，相鬥賭力。鰲拜或入奏事，不之避也。拜更以帝弱且好弄，心益坦然。一日入內，帝令布庫擒之，十數小兒立執鰲拜，遂伏誅。以權勢薰灼之鰲拜，乃執於十數小兒之手，始知帝之用心，特使權姦不覺耳。使當日令外廷拿問，恐不免激生事端。如此除之，行所無事。神明天縱，固非凡人所能測也。

高宗朝，滿洲、蒙古王大臣有由上命名者。豐紳濟倫本名濟倫，豐紳二字，上所加也。豐紳，清語有福澤之謂也。御前行走科爾沁王鄂勒哲依忒木爾額爾克巴拜亦係上所名。鄂勒哲依，蒙古語有福之謂也。「哲依」二字急讀，音近追上聲。忒木爾，有壽也。額爾克，鐵也。巴拜，寶貝也，音讀若罷擺。王爲大長公主長子。上愛之，幼時期其有福有壽，結實如鐵，而又珍之若寶貝，故以是名之。一名至十二字，向所罕有。

每年坤寧宮祀竈，其正炕上設鼓板。后先至。高廟駕到，坐炕上自擊鼓板，唱訪賢一曲。執事官等聽唱畢，卽焚錢糧，駕還宮。蓋聖人偶當游戲，亦寓求賢之意。不知何獨於祀竈時唱之？此儀睿皇則不唱，鼓板亦不設矣。蓋非國初舊儀也。徐君善慶言。

嘉慶戊寅九月十六日，聖駕自盛京旋蹕。侍衛慶善時年二十一，先期啓行，私至陽驛，向莊頭索租。陽驛去盛京四百餘里。未行之先商之敏徵，敏乃教之捏病請假。特旨用內廷發出，板責慶善六十，發往伊犁；責敏徵四十，發往吉林。仰見家法之嚴，不以宗室少貸也。

初聖駕再幸盛京，涓吉七月二十四日啓鑾，九月回蹕。以青龍橋爲水冲場，直隸方來青制軍受囑請展期，改於二十八日啓鑾，十月初四日回蹕。至盛京禮畢，諏吉九月初七日旋蹕，乃以陰雨改於十一日，又改十六日。是歲萬壽慶節駐蹕興隆寺，隨扈王大臣官員均於行在行禮。其在京王大臣，有旨概不許差人至行在呈遞如意貢品。其輪赴行在接駕謝恩者，亦不許攜帶如意呈遞。十月六日開乾清門，在京王以下五品京堂以上，俱在門外行慶賀禮。萬壽聖節例不進本，戊寅聖駕駐蹕興隆寺，辦事處奉旨傳知各衙門：「應行呈奏事件，仍由報呈遞，不可因恭遇聖節以致耽延。」聖人之勤如此。

今上卽位初，御史多有條陳彈奏時事者。下軍機大臣及部議時，上多裁去銜名及摺尾年月，或條陳數事只議一事，則裁去前後之文，不欲令人知之，恐其取怨也。聖主矜恤言官至意如此。湖北袁道長銑陳奏一摺，聞有十事。上裁出核賦課、平刑法、廣教化三條下大臣會議，餘俱留中，不知何事也。

上卽位，內府循例備御用硯四十方，硯皆鐫「道光御用」四字。上以所備過多，閒置足惜，因命分賜諸臣。英協揆師得其三焉。聖人之儉如此。

御用筆，向皆選取紫毫之最硬者方得奏進。筆管皆鐫「天章」、「雲漢」等字。上以其不合用，命英協揆時爲戶部尚書，以外間習用者進試之，取純羊毫、兼毫二種，命仿此製造。復以管上鐫字每多虛飾，命以後各視其筆，但鐫「純羊毫」、「兼毫」字而已。

內廷召見，年老大臣頗以升階登降爲苦。道光八年，有嗣後凡文武大臣年逾六十五歲者，准由內右門出入之旨。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上念前旨於帶領引見諸老臣未經分

晰，因再准文武三品以上年逾六十五者，遇養心殿帶領引見，一體由內右門出入。體恤老臣之恩如此。

圓明園召見，向在勤政殿。三楹橫扇洞開，殿中有橫榻分前後焉。殿東有套間曰東書房，無前廊。夏日召見在殿中，春秋則在書房。書房門向東，前加牌杈。臣工等由東首台階上進殿，過橫榻，轉牌杈，向南稍東卽南向跪，則面聖矣。此地不大，蓋截書房北段爲小間。北牆有榻扇門，駕由此出入，是以上面北坐也。丁酉冬，將書房添前廊，南向開門，北安窗，炕倚窗，設御座炕之西頭。東南向窗間設大玻璃，以防苑外人竊聽。聖人防閑之嚴如此。臣工由殿外南向之門入見，自戊戌正月始也。

御門日遇忌辰，刑部不進本，例也。韓桂林司寇對在署時，問同列曰：「是日無本，我輩仍照舊隨班上殿否？」衆皆不記憶。呼本房筆帖式問之，以其專司是事，知之必悉也。筆帖式但對以總理捧本人殿，衆堂官俱隨上殿。再問，復如是對焉。

御門吉慶事也，故向無左遷者。每歲入春，初次例不進刑部本，爲其非吉事耳。丙戌二月

十六日御門，同年朱大京爲弼調補府丞。蓋宗人府丞三品，京兆亦三品，上以對品故調之。然府丞差二級矣。後有日者張雲徵至都，朱少君以八字屬推，張云：「本年官運大不利，不見風波亦當鐫兩級。」蓋其命定如此。然御門降官，向所少有也。

賢良門外有河，河有橋，式如弓背。上看箭，鵠設於橋西河邊，射者立橋北，北向而射。每發矢，上右顧以視其中否。歲己亥將橋拆平，鵠於橋南對上設焉，射者立橋北，面向西而射，以免上右顧之煩也。談風水者謂此橋架河上如弓之有靶，今拆平則弓去靶矣，恐武不振。明年有英夷之擾，其果以是歟？

圓明園福海之東有同樂園，每歲賜諸臣觀劇於此。高廟時，每新歲園中設有買賣街，凡古玩估衣以及茶館飯肆，一切動用諸物悉備，外間所有者無不有之，雖至攜小筐賣瓜子者亦備焉。開店者俱以內監爲之。其古玩等器，由崇文門監督先期於外城各肆中採擇交入，言明價值，具於冊。賣去者給值，存者歸物。各大臣至園，許競相購買之。各執事官退出後，日將晡，內宮亦至其肆市物焉。其執事等官，俱得集於酒館飯肆哺啜，與在外等。館肆中走堂者，俱挑取外城各肆中之聲音響亮、口齒伶俐者充之。每俟駕過店門，則走堂者呼茶，店小二報賬，掌櫃

者核算，衆音雜遝，紛紛並起，以爲新年遊觀之樂。至燕九日始輟。蓋以九重欲周知民間風景之意也。造辦處筆帖式徐君善慶每歲入直，言之最詳。晚間仍備嘎嘎燈焉。嘉慶四年此例停止。

慶隆舞，每歲除夕用之。以竹作馬頭，馬尾綵繒飾之，如戲中假馬者。一人躡高蹺騎假馬，一人塗面身著黑皮作野獸狀，奮力跳躍，高蹺者彎弓射。旁有持紅油簫簫者一人，簫刮簫而歌。高蹺者逐此獸而射之，獸應弦斃，人謂之「射媽狐子」。此象功之舞也。有謂此即古大儺之意，非也。聞之盛京尹泰云：「達呼爾居黑龍江之地，從古未歸王化。彼地有一種獸，不知何名，喜齧馬腿，達呼爾畏之倍於虎，不敢安居。國初時，曾至彼地，因著高蹺騎假馬，竟射殺此獸。達呼爾以爲神也，乃歸誠焉。因作是舞。」

圓明園宮門內正月十五放和盒，例也。卽煙火盒子，大架高懸。一盒三層：第一層「天下太平」四大字，二層鴿雀無數羣飛，取放生之意；三層小兒四人擊秧歌鼓，唱秧歌，唱「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雲中駕六龍」一首。惟其時余觀之朝陽滿地，不見燈光矣。後停止。

王建宮詞：「每遍舞頭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居易錄云：「今外國猶傳其制。」引鄭麟趾高麗史云：「教坊奏王母隊歌舞，一隊五十五人，舞成四字，或『君王萬歲』、或『天下太平』。」此其遺意云云。今圓明園正月十五日，筵宴外藩，放煙火，轉龍燈。其制，人持一竿，竿上橫一竿，狀如丁字，橫竿兩頭繫兩紅燈。按隊盤旋，參差高下如龍之宛轉。少頃，則中立向上排列「天下太平」四字。當亦前人遺意耶。

舊庫內陳物堆積，有明代物。年久無用，發崇文門變價。內有朝靴，以綵繒錦緞攢集而成，似緯絲。前作虎形，以皮，金作睛。屈曲者爲雲氣，五色迷離，如廟中神象所著者。亦有緯絲者，乃明帝之御物也。或朝、或祀、或晏居，正不知何時著此耳？豈明制當如此耶？俟再考。

年節王大臣呈進如意，取兆吉祥之義也，自雍正年間舉行。嘉慶元年，貝勒、貝子、公等以至部院侍郎、散秩大臣、副都統俱紛紛呈進兩分。於是定以限制：凡遇元旦、萬壽及慶節，唯宗室親王、郡王、滿漢大學士、尚書始准呈進，其餘一概不准。外省鹽、關、織造，向有年例辦進備賞等物，亦止准備進一分。時蘇司空楞額爲兩淮鹽政，於例進風猪肉一百塊、皮糖八匣，加倍進呈，擲還一半，仍處分之。而如意之例，後又減去慶節一次。至己未，則併王公大臣督撫等呈進

之例，悉行禁止焉。

御用時憲書寫本名曰「上書」。首頁節氣，次頁次年神、方位，三頁列二十花甲子，四頁列六合，末二頁紀年，與外本同。每日於五行下行下注明陰陽。於除危後添注「實」、「義」、「專」、「制」、「伐」五字，五行生剋之謂也。上生下爲實，如甲午木生火。下生上爲義，如辛丑土生金。上下同宮爲專，如戊戌同屬土。上剋下爲制，如庚寅金剋木。下剋上爲伐，如壬辰土剋水之類。其義不過陰陽剛柔之理耳，於用事宜忌無關。又每日但注吉神，不注惡煞。每日宜忌及款識俱與頒行本不同。今列其式於左，亦多識之一端也。

上弦某時某刻

某某日甲子水陽開

義 角

吉神	歲德	月德	四母	時德	食德	天德	吉
生恩	不將	續世	三陽	明堂	吉	德	
益氣	青龍	五赦	三官	日堂	日	日	
兵福	要安	兵實	金守	日堂	日	日	
玉宇	吉期	六儀	金守	日堂	日	日	
天巫	福德	天恩	天恩	天恩	天恩	天恩	
金匱	三合	天恩	天恩	天恩	天恩	天恩	
相日	天喜	天喜	天喜	天喜	天喜	天喜	
五富	臨日	臨日	臨日	臨日	臨日	臨日	
陰神	時陽	時陽	時陽	時陽	時陽	時陽	
東風	解凍	解凍	解凍	解凍	解凍	解凍	

宜

祭祀祈福求嗣上冊進表章頒詔軍恩肆赦
施恩封拜詔命公卿招賢舉正直施恩恤
孤寡布政事行惠愛雪冤枉緩刑獄慶賜賞
賀宴會入學行幸遣使上官赴任臨政親民
結婚姻納采問名嫁娶般移解除沐浴裁製
營建宮室繕城郭興造動土堅柱上梁開市
納財立券交易修置產室開渠穿井安碓磑
栽種牧養納畜整容剃頭整手足甲求醫療
病掃舍宇平治道塗行幸進人口經絡捕捉
針刺

書高一尺二寸，寬約七寸。每四頁爲一月，每日分四層。寫陰陽字用朱書。吉神一層全用朱書。每日推其所應有之吉神注之。五日注候，半月注氣，一月注節。「節」、「氣」、「候」三字朱書。某節、某氣亦朱書，墨注某時某刻。其某候則墨書。如其日應注日出、日入時刻，則朱書於吉神之後，分作兩行。又墨書晝若干刻、夜若干刻於日出、日入之後，分作兩行。若是日應書躔及某將，亦注於吉神之後。朱書此日二字，下云：某時某刻日躔，某某在某宮爲某月將。「某月將」三字復朱書。其每日所宜，「宜」字朱書。其宜用何時，亦雙行注於下，與頒行本同，但朱書耳。其日不宜者，亦注明不宜某某，「不宜」字則墨書矣。但其日注宜則不注不宜，注不宜則不注宜，宜與不宜不同日注也。遇上下弦，則書於上格日辰之右。朱書「上弦」及「下弦」二字，墨注時刻。遇日干與皇上景命同者，則亦朱書。

祈年之禮見於周官。日用上辛見於月令注。王肅云：周以正月祭天以祈穀。春秋傳曰：啓蟄而郊，則祈穀也。顧憲之議春秋傳以正月上辛郊祀。漢平帝元始五年正月六日辛未郊。唐貞觀禮：正月辛日祀感生帝以祈穀。郊之用辛，代有明議，然於春前、春後其義未昭。齊永明元年立春在郊後，世祖欲遷郊，王儉啓云：「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

嘉十六年正月六日南郊，其月八日立春。近世明例，不以先郊後春爲嫌。宋英宗治平二年正月上辛祈穀，禮院言：元日朝會，壽聖節多與上辛相近，常改用中辛，非尊事天神之意。真宗景德四年以前，祈穀止用上辛，其後則用立春後辛日。尋南齊王儉之議，不以後春爲非。推治平禮院之言，必以上辛爲是。有明祀典多曠。嘉靖九年以孟春上辛日祈穀，嘉靖十年以啟蟄日祈穀，蓋亦無定制也。歷代以來或乖古制，或拘上辛，典籍所陳，迄無一例。我朝康熙五十五年正月十日上辛，以尚未立春，議改下辛。雍正十三年正月十日上辛，十二日立春，以典禮不應在春前，議改次辛。乾隆十六年、三十年、五十四年俱以辛在春前改用次辛。嘉慶己未九月，上以孟春祈穀爲本年預兆農祥，若在春前，於乘陽之義未當，始以立春爲度，著爲令。如春在臘月，而上辛亦在年內，未便隔年行祭辛之禮，則改用次辛；如春在年內，而上辛在元旦及初二三日，未便於歲除新歲之日出城宿壇，亦改用次辛；如得辛遇正月七日世祖忌辰，祇承之義，統於一尊，不以展期，惟禮成回宮，樂設而不作；若遇元旦齋戒，則停止朝正，于祈穀次日補行受賀。裡祀大義，至我朝始正。嘉慶二十五年正月初五日朝賀，以元旦爲齋戒期也。

地壇於乾隆十七年初建齋宮。□□年高宗宿齋，從官多受喝者。以後夏至俱齋宿宮內，祭日至壇。嘉慶庚申，禮官以舊儀請，上以是歲升配禮須前一日致告，未便回宮，因於雍和宮齋

宿。睿皇揆義定禮，精詳周備如此。

嘉慶十七年壬申三月二十日，皇帝幸南苑大閱，盛典也。先期會議所有儀注，錄於左：

辦理閱兵大臣事務管理都統事務和碩莊親王臣綿課等爲恭進大閱儀注事，臣等公同會議，明年三月二十日皇上閱兵之日，請將馬上儀仗在行宮門外排列。設黃幄於南苑瞭鷹臺，幄後設圓幄，恭候皇上躬御甲冑。列陣時，八旗號纛各按本旗汛地建立。黃幄兩旁以前鑾儀衛排列，蒙古畫角二對。次排親軍畫角。又次八旗海螺。護軍乘馬從兩旁依次排至鹿角前。八旗傳宣官俱穿馬褂戰裙，在臺下兩旁乘馬排立。大門侍衛每翼各派六員，亦令穿馬褂戰裙，乘馬，在傳宣之前近臺排立。領侍衛內大臣等於新滿洲、索倫、蒙古侍衛內，派馬上嫺習者三十員，不使擐甲，令乘馬，在傳宣、侍衛之末，按翼排列，備控轅馬。令警蹕官兵在臺下兩旁雁翅排列。將陣內設立正黃旗漢軍信礮，於鑲黃、正黃二旗之間排列。漢軍八旗鹿角在陣前首轟下排列。鳥鎗兵在鹿角後排列。漢軍礮位在鹿角兩旁排列。護礮鳥鎗、籐牌在礮位之後排列。漢軍礮位之次，內火器營礮位，鳥鎗、護軍、礮手畫分兩翼，間隔排列。頭隊八旗、前鋒、護軍在火器營之後按翼分旗排列。次隊驍騎，亦按翼分旗在頭隊之後排列。翼隊交衝官兵，請照乾隆四十二年，將左翼之健銳營、右翼之外火器營官